

国际动物小说品藏书系

两个小野蛮人 (上)

沈石溪 主编

作者：[美] 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 著
译者：刘延红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荣誉奉献

沈石溪

动物小说大王

国际动物小说品藏书系

两个小野蛮人(上)

沈石溪◎主编

[加]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 著

刘延红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个小野蛮人(上)/(加)西顿著;刘延红译. —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1

(国际动物小说品藏书系/沈石溪主编)

ISBN 978-7-5397-8603-2

I. ①两… II. ①西… ②刘…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1505 号

GUOJI DONGWU XIAOSHUO PINCANG SHUXI LIANGGE XIAO YEMANREN SHANG

国际动物小说品藏书系·两个小野蛮人(上)

沈石溪 / 主编
[加拿大]西顿 / 著
刘延红 / 译

出 版 人:张克文 策 划:何军民 阮 征 责任编辑:郭 超 张 怡
责任印制:田 航 装帧设计:刘个个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ahse1984@163.com

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ahsechs>

腾讯官方微博:<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0551)63533532(办公室) 63533524(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 制:安徽国文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635mm×900mm 1/16 印张:13.5 字数:14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8603-2

定价:17.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岩谷和岩	1
一、掠影	3
二、春天	9
三、同胞兄弟们	11
四、书	15
五、穿无领衣的陌生人	19
六、岩谷	28
七、简陋的小木屋	31
八、丛林知识的开端	36
九、足印	44
十、贝蒂的贡献	46

十一、 镇肺膏	50
十二、 灾难	57
十三、 猞猁	60
十四、 泡沫	65
第二章 桑格和萨姆	69
一、 新家	71
二、 萨姆	79
三、 帐篷	86
四、 桑格的巫婆	99
五、 凯勒博	108
六、 搭帐篷	114
七、 平静的傍晚	119
八、 神圣的火	126
九、 弓和箭	134
十、 水坝	146

十一、 岩和女巫	156
十二、 与女巫共餐	168
十三、 敌方间谍	173
十四、 打架	185
十五、 梅妮的调和	192

第一章 岩谷和岩





一、掠影

岩对印第安人和野生动植物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一点他和其他十二岁的男孩子没什么两样;但和大多数孩子最大的不同是,他的这种兴趣从未减弱过。随着年岁渐长,他从点点滴滴的丛林技艺和有关印第安人的知识积累中找到了更热切的快乐,这让他很满足。

岩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品位高雅,但却因生性懒散导致生意失败,经济状况不佳。他对外人宽宏大量,对家人却苛责严厉,从不关心儿子在原始丛林方面的爱好。不过一旦他认为这些爱好可能会妨碍儿子的学业,就会统统明令禁止。

责怪岩因为这些爱好而耽误了功课,确实是没有道理的。尽管班里有许多比岩大的孩子,但他仍是名列前茅的学生。他喜欢博览群书,尤其是那些与自然科学和印第安人艺术有关的书。劳埃德的《斯堪的那维亚运动》、格瑞斯的《植物学》,还有一两本菲尼莫·库伯的小说,所有这些书岩都认真读过。大多数时候,岩都是一个害羞而温顺的男



孩。他父亲强迫他放弃爱好的命令是极不明智的，这使他变成了一个性格叛逆的男孩。虽然慑于父亲的威严，他不敢公然造反，可他常常抓住一切机会偷偷地溜到田野里、树林里。他所发现的每一种新的鸟或者新的植物，都使他感到异常兴奋，这兴奋中夹杂着快乐和痛苦——痛苦是因为他不知道它们的名字或者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去了解它们的特点。

对动物的浓厚兴趣使他倾注了最大的热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往返学校的路途变得异常“曲折”。这条路线上有许多交叉路口。他首先会路过一个酒吧，酒吧的橱窗里有一幅香槟酒的彩色石板广告，上面画着两只猎狗在逮老鼠。接下来，酒吧正对面有一个烟草店，它的橱窗里摆放着一个漂亮的雕像——一头大象驮着许多烟草。稍微偏离一下这条路线，有一家猎物商店，在那里可以看到许多鸭子，甚至还能看到一个鹿头标本。稍远处有一家毛皮店，那里有一个骇人的熊标本。岩还可以看到一条养在马房里的狗，据说它曾经杀死过一只浣熊。而在哲沃街的另一个地方，有一所连着高高走廊的小房子，据说走廊下面曾经养过一头用铁链锁着的熊。岩从来没有见过那头熊。那头熊不在





那儿已经好多年了,但是每当岩经过那里时还是觉得很愉快。在彭伯顿和格兰德大街的拐角处,根据男学生们的习惯说法,几年前这里曾有一只死臭鼬,在潮湿的晚上,人们还能闻到它的气味。赶上阴雨天他路过附近,总会停下来,享受似的深吸着那臭鼬发出的气味。虽然最终证明那其实不过是下水道发出的恶臭,然而,这一真相并不能剥夺他之前从中体会到的快乐。

当岩的哥哥评价岩做的这些傻事有违“常识”时,岩羞红了脸。岩对此没有什么好辩解的,他只知道这些使他着迷。

岩最大的乐趣还是来自主街上的一个由动物标本剥制师开的店铺,这是一个叫桑德的男人开的店。岩足足有几周时间走火入魔似的盯着这家店铺看。他把脸紧贴在玻璃窗上,鼻子压得扁平而苍白。那里面摆着一些凶恶的龇牙咧嘴的狐狸和猫的头,还陈列着大约五十只鸟。橱窗里展示的栩栩如生的鸟标本给岩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让他去认识它们的特征。它们看起来一只比一只精美。

在陈列的五十只鸟中,有十二只是有标签的,是它们在参加县年度集市的展览时被贴上的。对于岩来说,这些标签是非常宝贵的信息。

鱼鹰鹌鹑或松鸡

翠鸟

麻鸦

北美啄木鸟





玫瑰色胸脯的松雀

锯磨猫头鹰

丛林画眉

黄鹂

深红色唐纳雀……

这些鸟名深深地印在岩的脑海里，丰富了他的丛林知识。可这些名字并不是完全无误的。所谓的丛林画眉压根就不是什么丛林画眉，只是一只隐士画眉。在这一排贴有标签的鸟中，放在最后面的是一只长嘴巴、白胸脯的褐色鸟。岩从窗外没法看到它的标签，就每天特意来看那个标签是否被翻过来，好让他能看到，这成了他日常活动的一部分。可标签从来没有被翻过来，岩也就一直不知道这只鸟的名字。

在路经此地一年多之后，他终于酝酿了一个计划，这计划不是别的，就是到店里面去。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鼓足勇气，因为他是那么羞怯和腼腆，但他又是那么渴望知道。也许他进去大方地请求待一会儿，店主就会立刻答应，可他不敢这么做。他所接受的严苛家教起了作用。他选中了橱窗里最古怪的那只鸟——一只锯磨猫头鹰，然后下定决心走了进去。门上挂着的铃铛发出了惊心动魄的叮当声。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更为糟糕的寂静，随后是





脚步声,那个大人物亲自走了过来。

“多、多、多少钱,那只猫头鹰?”

“两美元。”

这时,岩鼓足的勇气一扫而空,他逃了出来。即使店主告诉他只要十美分,他也根本不可能付得起。他有一种行走在天堂般的飘忽感觉,但可惜这感觉还没好到使他待在那儿。他几乎没听清那人说了什么,就稀里糊涂地匆忙出来了。身处那么多奇妙的东西之中,他却一无所获。



二、春天

岩虽然不是很强壮，但他却渴望像那些壮士一样创造丰功伟绩。他宁可做参孙也不愿做摩西，宁可做大力士赫库勒斯也不愿做太阳神阿波罗。他所有的爱好都围绕着野生动植物。每年春天来临的时候，他总有一种想要飞翔的近乎本能的冲动。早春三月，当空中传来第一声鸟鸣时，他便激动不已。当看到大雁排成长长的两队呈箭状行列向北方飞去，他简直热血沸腾。他渴望与它们同行。每当一种新的鸟或者动物出现在他眼前，他都会感到一种奇特的刺激，这使他耸起脊背，汗毛仿佛直竖起来。所有这些感觉都随着他年岁渐长而日趋强烈。

岩所有的同学都说他们“喜欢”春天，有些女孩子甚至说她们“非常爱”春天，但是他们不会懂得当春天真正到来时，岩的眼中所闪现的那种疯狂——发红的脸颊、急促的呼吸、躁动不安的对行动的渴望、反抗学校的清规戒律的冲动、奔涌着的强健的活力、血液中的那种野性、远行的渴望和奔向北方的心。而此时，春天所吹响的号角唤醒了岩所有的感觉。

风儿、天空、大地充满了欢乐，到处都显得活泼而躁动。连大雁的鸣叫都那么具有鼓动性，以至于搅得岩更加心烦意乱。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么激动不安。有些声音他无法理解——一些他没法读懂的信息，但这是由于人类和自然界的语言不通造成的。他只是渴望离开。“要是



我能离开就好了。如果——如果——噢，上帝！”这种难以表达的痛苦折磨得他语无伦次，他气喘吁吁地冲下沙堤，



紧咬着随手抓到的嫩树枝，颤抖着，焦虑着自己该怎么办。

只有一件事能阻止他发狂或者采取自取灭亡的行动（比如北上加入印第安游牧部落或者更近些的流浪的吉普赛人），那就是他父亲的严厉管束。



三、 同胞兄弟们

岩有许多兄弟，但是在他的生活中显得重要的只有那几个跟他年龄相近的。瑞德比他大两岁。瑞德是一个健壮的男孩，一向为自己了解许多常识而得意扬扬。他虽然年纪比岩大，但在学校里的年级却比岩低，这让他很恼火。于是他千方百计地炫耀自己发达的肌肉。他从来不吸烟、不说谎，从来不说“哎哟”“该死的”这些粗话。他勇敢坚决、不屈不挠，但却冷酷无情、毫无热血。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吹牛说自己没有爱好，只相信常识。谈到“铲子”时，他就说“铲子”，而不用别的什么单词。他的智力高出一一般人，但他又不想让人家把他当作一个有非凡远见的聪明人。他不受任何情感的影响，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与他为自己设定的角色一致，不管做起来是否显得无情无义，他都会照做不误。他并不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然而他假装成这样，仅仅是为了使人们关注他，并且意味深长地谈起他：“难道他如此冷漠？难道他从不为别人考虑？”人类的温情很早就从他身上消失了，他的成长仅仅就是成功地使自己越来越讨人厌。

他与岩的关系从下面这件事情中可见一斑。

岩曾爬到楼层的梁柱和地面之间的一处空间里，这地方缀满了蜘蛛网，低矮却宽阔。一种远征探险的快感诱使他越爬越远（最终的结果是，他搞得满身污泥，还领受了父亲的一顿痛打），直到他发现一侧有个深坑，在那里他几